

深夜不寐有感

6B 王曉文

這是我回到家鄉的第一天。面對即將來臨的文憑試，我被繁重的學習任務壓得喘不過氣來，只能向爸媽提出趁暑假回鄉的請求，想着：換一個環境，換一種心情。

靜謐的夜晚悄無聲息地到來，我躺在牀上看着破舊的天花板，鬱悶着心情為何還未被緩解。我的家鄉被山水縈繞，一片片翠綠的田地平靜地躺在地上，還有熟悉的村民、親人，更有不同的小動物相伴，這幅美麗動人的山水畫是以往安慰我的靈丹妙藥，可惜現在好像不奏效了。輾轉反側的我決定起牀，走到窗旁，凝望着一片漆黑的鄉土，沉思着我該怎麼提升成績、要怎麼安排時間、我真的能順利進入我心儀的大學嗎？我的未來像眼前漆黑的景色般一片黑暗，對未來的擔憂又不自禁地湧入腦袋裏……看來，今晚定是個不眠夜。我拍了拍自己的腦袋，深呼吸，企圖把那些讓人煩憂的東西趕走，迫使自己放鬆心情，好好休息。下一秒，風伴着一點濕漉漉的氣息拍打在我的臉上——原來是「雨神」來臨了，可能他也看不慣我這意志消沉的模樣，想趁機「打」醒我吧。可是我好像陷入了無底洞般出不來，心情憂懼抑鬱，雨水的來臨更像是把我一步一步推進洞底。難道我真的無藥可救了嗎？

我站在窗旁，一直盯着前方，卻一無所見，心裏總是期盼着有甚麼生動、鮮活的東西出現，打破寂靜的夜晚，打破這讓人鬱悶、窒息的氛圍，打破自己前路一片灰暗的看法。我好像與這片土地較真，固執地不肯認輸，盼望着自己願望成真——即使我曾經堅定的心已然破碎，即使我已向着悲觀的世界進發。然而，老天爺好像沒有聽見我內心的渴望，數個「十分鐘」已經過去，我心中那一絲希望的光也愈來愈黯淡。我想：我真的是無藥可醫了吧。

我站在窗旁，沉默着，內心卻在「山崩地裂」，我默默地倒數，似是與自己做個「最後的約定」——「十、九、八……三、二、一」我抬起那雙因站立已久而發麻發痺的腿，像個老人家般慢步轉身，正準備邁開步子，一陣火車經過的聲音猛然傳入我的耳畔，我不敢置信地回過頭，連不舒服的麻痺感都被我拋在腦後。我依在窗旁，看見一輛火車開着燈從我的眼前駛了過去。火車行駛的速度不快，但我卻如獲珍寶般一直盯着前方，一秒也不想錯過。我心頭的陰霾隨着火車的駛過彷彿消散了一點。待火車駛過眼前的路軌，我慢慢地走回牀上，蓋上被子，剛剛那幅生動鮮活的畫面又在我腦海中重映。我想：上天好像聽見了我的請求。

火車頭的燈，雖然不大，卻十分有力量，背負着火車安全駕駛的重任，火車沿着光線及路軌毫不猶豫地沖開雨水，不顧雨點的拍打、干擾，只顧自己身上的任務，或許是安全送達乘客到達目的地，又或許是將貨物載到目的地。我看到這一切，不禁陷入沉思。我忽然覺得火車頭的那盞燈就是我，可是我與它又有不同，它是燦爛明亮的，我是黯然失色的。然而，我們身上都好像背負着重任——它負責火車的安全，我負責我的人生。作為照明的燈，它堅守崗位，竭盡全力做好自己可以做的事，負上自己應負的責任。反觀我自己，我所做的一切有為我的人生負責嗎？我有嘗試竭盡所有，放手一搏嗎？火車都能在燈光的幫助下毫不猶豫地衝破雨點，成功到達目的地。可是我呢？老師的諄諄教誨，對我悉心照顧；爸媽辛勞工作，想賺錢把一切最好的給予我。如今，我一蹶不振的態度卻令他們失望——想到這裏，我愧疚不已。但只是愧疚、羞愧又有何用？那一刻，我豁然開朗。

我抬頭望向窗外，只得漆黑一片，但好像有甚麼不一樣了。這次我看到了雨水停後、陰霾散去的星星，它們正在發光發亮；我感受到了微風吹拂，輕撫我的臉龐，用最溫柔的方式給予我鼓勵。看着時鐘指向凌晨二點正，我醒覺深宵的降臨，提醒自己早點睡覺，明天重新出發。